

•江西新时期十年•
文学作品选•

短篇小说卷下

FUXINSHIJI
SHINIAN
WENXUEZUOPIN
X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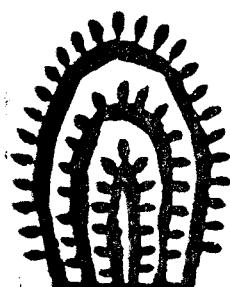
短篇小说卷上 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 主编 短篇小说卷上

短篇小说卷上 短篇小说卷上

1218.56
5.
3:1(1)

B446.05

江西 新时期十年
文学作品选



B 675919

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

卷 名 短篇小说卷(上)

主 编 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 江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印刷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875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31万 印数1—1,000册

ISBN 7-80579-001-9/I·2

定 价 6.70元

I218.56
5
3:1(2)

短篇小说卷下

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 主编

短篇小说卷下

短篇小说卷下

江西文学作品选

江西

新时期十年
文学作品选



B675922

《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

编委、执行主编、编辑人员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编 委: 李 坚 杨佩瑾 郑光荣 晏 政

桂晓风 郭蔚球 舒信波 熊向东

执行主编: 周榕芳 郭蔚球 舒信波

特约编辑: 王小鑫 金雨时 徐万明

责任编辑: 朱光甫

《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

编委、执行主编、编辑人员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编 委: 李 坚 杨佩瑾 郑光荣 晏 政

桂晓风 郭蔚球 舒信波 熊向东

执行主编: 周榕芳 郭蔚球 舒信波

特约编辑: 王小鑫 金雨时 徐万明

责任编辑: 胡一笙

江西文学的丰硕成果

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

摆在读者面前的《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是继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谷雨文学创作丛书”之后的又一套大型文学作品选集。这些作品，是从数以万篇各类作品中选出来的，是对江西作家创作成果的一次检阅，也是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的一份礼物。江西人民出版社推出这套丛书，不仅为后人留下一笔精神财富，对江西文学事业的发展，亦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毫不夸大地说，新时期十年，江西的文学事业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是建国以来取得最大成就和最富有生机的一个时期。无论是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散文、文学评论等，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革前的十七年，我们仅出版过二部本省作者的长篇小说，而这十年当中，我省作家在全国各地出版的长篇小说就有三十多部，出版的诗集、报告文学集、儿童文学集、散文集，总共百部以上。从一九七九年全国作家协会举办首届文学创作评奖以来，我省作家创作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先后共有七个作品获奖，标志着江西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彻底否定了“四人帮”那

一套文艺主张，打掉了长时期束缚作家的各种思想禁锢，为作家的创造性劳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作家们的积极性，大大地解放了文学生产力，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

我们高兴地看到，收入这套选集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有着较浓郁的生活气息，作家们与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充满着革命热情、忧患意识和理性的思考。这种对于时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是作家的优秀品质。

我们国家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十一亿人民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大厦添砖加瓦，为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而奋力开拓。时代召唤着作家，广大读者期望从文学作品中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脱离同人民、同生活的联系，作家的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作为人民代言人的作家，应当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分忧乐，热情讴歌改革、开放，揭示前进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塑造改革者的典型形象，创作出更多气魄宏大、更富于现实性和历史纵深感的作品，生动地表现人民崇高的心灵世界，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促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智能潜力的发挥。使文学成为思想领域的催化剂，把广大读者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我们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人民大众的文学。作家的创作活动，与亿万人民群众缔造新生活的斗争息息相关。作品的社会性和时代精神，是衡量一个作品思想水平的重要因素。作家只有紧紧地把握住时代运行的趋势，才能揭示出改革中的内在矛盾，激发起亿万人民的政治情绪和社会感

情，从而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江西是老区，是一片尚未得到充分开掘的富矿，是一个金光闪闪的聚宝盆。八一南昌起义，安源大罢工，井冈山斗争，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党的许多领袖人物，曾长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战斗过，并且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方面，江西的作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新时期十年来，我省作家虽然创作了为数不少的文学作品，也仅仅是开采了微量的宝藏。广阔的的老区，仍属于一块等待开垦的处女地。希望作家们重视老区的文学开发，趁这一时期的老一辈革命家健在的时候，抓紧搜集这方面的素材。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也要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必须开拓新的题材领域，寻找新的表现角度，独辟蹊径，不落旧的窠臼。同时，要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使历史与现实有机融合起来，让一个个活生生的革命英雄人物，成为年青一代学习的楷模。

每一个作家，都有着自己的思想政治倾向，他的人生观、道德观，都会自然而然地从笔下的人物身上流露出来。我们有的作家，善于提炼富有典型意义和时代特色的主题，从而使作品具有相当强烈的艺术魅力。这种在生活大海中独具慧眼的发现，与作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分不开的。因此，作家应当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识别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新事物保持高度的敏感和热情，进而提高洞察生活、解剖社会的能力，始终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刻认识和概括现实生活中的伟大变革，创作出闪烁时代思想光芒的、跃动着时代脉搏的作品来。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二百多万字、七卷八册的文学作品

选集，大都出自中、青年作家之手，这充分表明，江西的文学事业后继有人。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与伟大时代和波澜壮阔的生活相比，有些作品，显然还缺乏足够的力量，出类拔萃、动人心魄的佳作还不多见。有的作品，思想深度较差，艺术上也不够精美。为此，我们的作家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艺术素质，学习文艺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积极投身到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去，到孕育伟大史诗的时代洪流中去，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斗争进行深入的观察，熟悉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力求从更深的层次上开掘和反映生活。

我们的文学，应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增强国民的凝聚力为己任，不但要热情歌颂美好的事物，同时也要鞭挞丑恶、腐朽的东西，振奋民心，激发人们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鼓舞全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崛起而奋斗。

江西曾经是文人荟萃、名家辈出的地方，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哺育了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文天祥、汤显祖……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为中国和世界文艺史册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今天，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深刻变革的伟大时代，亿万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改变着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民族振兴的征途中，作家肩负着光荣的历史重任。我们希望江西的作家进一步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出更多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

凡例

一、本丛书为《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分《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上、下）》、《报告文学卷》、《散文卷》、《新诗·散文诗卷》、《儿童文学卷》和《文学评论卷》，计七卷八册，共250万字。

二、入选作品起迄时间为一九七八年一月至一九八九年一月，不在这段时期内发表的作品不予入选。凡已选入作协江西分会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谷雨文学创作丛书》的作品不再重选。

三、凡入选作家目前均在江西工作；曾经在江西工作过，现已调离的均不入选。同一作家的作品在同一卷中最多不超过两篇，除极个别外，不在两卷以上入选作品。

四、凡入选作品都是正式公开发表过的，原则上应是省以上报刊、出版社发表和出版的作品；少数发表在地级公开发行报刊上的，视质量高低，从严择优入选。内部报刊发表的作品不入选。

五、入选作品末尾均注明原载报刊或出版出处，凡获中国作家协会的全国优秀文学作品奖和省政府的优秀文学创作奖的作品一并注明；凡属行业部门奖一律不注明。

六、因篇幅有限，不可能将文学所有类别和样式都收入丛书中，故翻译作品、外国文学评论、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

评论均未入选。

七、编排次序均以发表时间为序，同年的以月为序，同月的以日为序，同期的以出版先后或报刊档次为序。

序

吴松亭

在新时期文学繁荣和发展的进程中，短篇小说创作显得尤为敏感和活跃，思想的开拓与前瞻，艺术的探索与创新，时时令人惊诧和振奋。“伤痕文学”由其发端，继而“反思”、“改革”、“寻根”等等的狂澜掀起，直至“先锋实验”、“新写实”的重要角色的扮演，一条丰富、曲折、多变的创作轨迹，不得不使人们对之兴趣盎然，而重视而评析而争辩。它给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也给评论界提供了诸多的研究课题。

江西的短篇小说创作流变过程，虽不能完全与全国短篇小说运行轨迹相吻合，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大潮中，同样显示出充沛的活力，在审美创造和社会效应方面亦有令人欣慰的实绩。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罗旋的《红线记》、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陈世旭的《惊涛》即是突出代表，这些作品先后荣获1979年、1980年、1983年、1984年四个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些作品，以艺术之美丰富了文学大潮蔚为壮观的景象，以思想之力增强了文学大潮撼人心魄的涛声，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留下了内容充实的一页。

当然，陈世旭等的几篇获奖作品，无疑地不能反映出江西短篇小说创作的全貌，而仅仅是从成功的一面于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江西短篇小说所达到的水平。至于江西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态势、格局特点和发展前景，则需作全面的考察与分析，才能有一个恰如其份的估价。《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短篇小说卷》(下称《短篇小说卷》)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和评判的基础，它按作品发表的时间顺序选入五十四位作者的作品，已勾划出江西短篇小说发展变化的脉络，据此亦可初步把握其成败得失之要领，以及长处与短处、优势与弱点。如果再把视野扩展开，将那些因篇幅所限未被选入的诸多作品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对新时期江西短篇小说的创作就会有较准确的全面认识和了解。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精神，对江西作者影响颇深，其特点其优势其成果均表现充分，上述四篇获奖作品以及“文革”前邓洪、胡旷合作的《潘虎》，都是现实主义光辉照耀下的艺术结晶。由此延伸开去而通观群体，众多作者恪守的是生活的诚与艺术的真，他们的作品写真实、含真意、表真情。正因为他们有着如此的真诚，对待生活也就不至于那样地冷漠，不会流于单纯的一己的心绪泄泄，而是拥抱现实，体现出对社会的关注、对生活的热情。在作品中也就有着对现实问题的种种思考，对人生忧患和人的生存状态的深沉描述，对生命价值的弘扬与追求，对变革现实和改造环境的热烈进取。由于贴近现实，不少作品特别是农村题材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地方色彩鲜明，写山区有大山的古朴雄浑，写村景有郊野的秀色宜人，写小镇有乡镇的趣闻异事，写渔民有风浪的生死搏击……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江南风俗画引人入胜，让人留恋，让人向往，诱发读者意欲涉足其间的兴趣。

味。从这些作品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众多的作者在脚踏自己的生活土壤，按照自己的艺术感受，沿着自己的心灵轨迹，坚实地行进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暂时看来，他们似乎仍在蹒跚而行，没有产生一片轰动效应，但未来却是可以乐观的，因为有了现实主义的厚实基础，如果还能借鉴现代主义，吸收其中于己适用的东西，补充自己、改造自己、丰富自己，那么超越自我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当前为评论界所高度评价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即是佐证，它恰恰是现实主义在新的层次上的回归。

对江西的短篇小说作者来说，要迅速摆脱进展缓慢的创作困境，寻求新的突破，争取大幅度的提高，除了珍视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经验之外，更要对现实主义本身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当今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已非昔日的传统现实主义，它在西方的现代主义冲击与渗透下，已呈现实主义的开放系统，它吸收着容纳着化解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诸多精神和方法，开始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文学。江西的短篇小说要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继续向前推进，继续陈世旭、罗旋、胡辛等作家的荣誉，就得超越这些作家，就得在创作上有新的革新、变化和创造。江西的作者文化素质较高，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多有接触和了解，但如何采取“拿来主义”却显得十分拘谨和羞涩，在探索与追求上表现出一种习惯的惰性，这从《短篇小说卷》中已显露端倪。巴尔扎克说过：“艺术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对于篇幅短小的短篇小说来说，巴尔扎克这句话对我们尤为适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精神和方法，有利于建构创作的新思维，丰富选取生活的视点和艺术描写的角度，变化结构方法和叙述方式，意识流的运用无疑地将扩大时空的自

由度，象征、隐喻、暗示等手法的溶入亦将深化作品题旨、显示其艺术的张力，如此等等。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将愈来愈显得丰富复杂、色彩缤纷，短篇小说要用“最小的面积”包容“最大量的思想”，单纯凭借传统的现实主义显然是不够了。江西的短篇小说，为什么其中大多数给人以浅与露的感觉呢？其症结所在就是包容量过小之故。要改变此种现状，只有将自己的创作自觉地纳入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放系统。从《短篇小说卷》中我们看到有的作者已开始这方面的尝试，我们希望更多的作者能有这种自觉。

从《短篇小说卷》中我们还体察到另一个总体特征，这就是人道主义精神深深贯注在江西的短篇小说创作之中。毋庸置疑，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应予肯定的，作家的良知是任何时候都不应泯灭的，这正是文学对人民依傍对人民奉献的重要体现。江西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较集中地反映在对普通人的生活关注上。他们注视着芸芸众生的生活命运、生存状态、生命价值；他们关心着芸芸众生的爱情、婚姻、家庭、事业以至经济、文化等问题；他们期盼排除疾苦、除却丑恶、消解忧患，希望普通人的生活都好起来，都有一个美好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正是人道主义的导向，作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美好的理想和良好的愿望灌输作品之中，无论是历史的回顾抑或现实的扫描、遥远的记忆抑或眼前的即景、城市的市井图抑或农村的风俗画，多有善与美的附丽，如果有人用“带着微笑看生活”来概括他们的美学追求，我看大致不会有错。这些作者着力开掘美的生活，描写美的事物，塑造美的形象。他们笔下的普通人，任劳任怨、克勤克俭、有才有智、无私无畏，富有同情心、自信心、忍耐力和创造力，在改造自然和变革社会进程中注入了全部心血和汗水，非常透

明地显露了美的心灵和美的人格。他们也写贫穷、苦难、挫折、积弊、丑恶、险境，但一切“艰难困苦”都落脚在“玉汝于成”的结局上，多数作品表现的是生活的最终和谐和圆满。正因为带着微笑看生活，不少作品即使揭露丑恶事物，也少有鞭挞的尖锐与辛辣，而多为委婉的诙谐与幽默，其艺术指向则止于对丑恶现象的嘲弄和戏谑。

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开掘美的生活，塑造美的形象，显然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我们不能为追求悲剧效果而去大写美的毁灭。不过，因美的追求而对丑的鞭挞的乏力却也不可取。须知，作为善美的对立面的丑恶现象，在生活中决不因人们的良好愿望而变得软弱和孤立，它既有历史的根基亦有现实的依傍，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还会有相当的危害性，或阻滞社会历史的进程，或恶化人们的生存环境，或遏制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和创造力的发挥，等等。如果我们的作者对之仅作表层的暴露，而无深刻的剖析和有力的抨击，就易假人以错觉而生盲目的乐观情绪，这于促进弊端的清除和现实变革甚为不利，这样的作品必然地缺乏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震撼力。由此而观江西的短篇小说，类似此种缺点确实存在，如写婚姻不如意者必有“爱神”出来帮助，写被欺凌者则遇清官为民作主，写处境艰难者必获众人的同情与援助，写蓄意拆台者又必有有心补台者从中斡旋和弥合……仅从单个作品来看，这些小说各有特点、各有长处；但综合起来检视，则明显见出揭露丑恶失于轻飘，以致丑恶现象因美人美事的无处不在而势单力薄、难以存身。这种美与丑的不平衡的反映无疑是存在偏颇的。即使单就人道主义精神而言，对丑恶事物的轻描淡写、揭露不深、鞭挞不力，也是不完全符合要求的。因此我们的作者在创作中，就不仅要着力发掘